

编者按：

本期欧亚地区《区域动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战争时代》系列文章编译；第二部分为本月欧亚地区重要新闻汇编。

随着俄乌冲突趋于白热化，俄罗斯与北约的较劲逐渐从隐性走向显性，从克制走向紧张。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屡次向西方国家发出核威胁，试图摄止其对乌克兰的援助导致的俄罗斯与北约的直接军事冲突。在这样一场高烈度、高风险的地缘政治冲突中，俄罗斯的军事和外交战略正经历着深刻调整，政策界和学术界也不乏关于此类问题的讨论。本期《区域动态》选编的是其中一篇观点较为鲜明，且具较大影响力的文章。

2024 年初，俄罗斯莫斯科高等经济大学教授、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名誉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在《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杂志发表了两篇题为《战争时代》的文章。在上一期《区域动态》中，我们已对其中的第一篇《促使西方和平退出昔日的霸权地位是一项长期任务》进行了编译和推介，作者在该文中提出，一系列的结构挑战正使世界面临着军事冲突升级、甚至是爆发核战争的风险，因此，俄罗斯需要制定新的外交政策并重新确定国家发展的优先事项，从而实现促使西方从昔日的霸权地位和平退出这一长期同时又十分迫切的目标。

《战争时代？第二篇：该如何做》正式发表于 2 月 21 日，其以俄国诗人勃洛克两篇风格迥异的诗文分别作为开头和结尾，阐述了希望俄罗斯通过提高核威慑的可信度，以达到减战、止战之目的，进而建立起基于核多边主义的多极化世界秩序这一核心构想。此外，其还基于“俄罗斯堡垒”、“全球多数”友好国家、“友好平衡”等概念搭建出了关于俄罗斯未来应如何进行外交布局的构思，即主张建立基于中俄、中印友好关系和上合等国际组织的“大欧亚”计划（Большая Евразия）。阅览这篇文章，可以了解在俄罗斯与西方冲突日益尖锐的当下，卡拉加诺夫及其代表的部分俄罗斯有影响力学者关于俄如何进一步“向东转”，并经略欧亚、搭建新世界秩序的构想。

战争时代？第二篇：该如何做

我们的路——鞑靼人古老意志的箭
射穿了我们的胸膛……

……永恒的战斗！安宁只会出现在我们的梦里，

透过鲜血和烟尘……

一匹草原上的母马在飞奔，飞奔，

在 2021 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中，特别是 2023 年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中已经阐述了必要政策的许多方向。在此基础上，我将试图做进一步阐释。

对外政策

为了应对未来二十年险象环生的世界格局，我们需要调整对外政策和国防政策。我已经提到过，我们需要基于“俄罗斯堡垒”（крепость Россия）概念来制定政策，以确保自主、主权、防御、独立，并聚焦于国内发展。但是，也绝不能搞闭关自守——这是极其危险的。我们需要合理的开放，以便与“全球多数”（Мирово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友好国家开展有利的经济、科学、文化和信息合作。然而，开放本身并非目的，仅是服务于国内物质和精神领域发展的手段。我们已经看到，自由全球主义的开放是十分危险的。试图嵌入“全球价值链”（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цепочки создания стоимости）的努力更是十分愚蠢的，因为先前全球化模式的创造者正在摧毁这种模式，并将经济联系军事化。相互依赖作为维和工具的作用以前被高估了，如今其在很大程度上是危险的。我们首先需要努力在本国领土内建设“价值链”，以提升内部的关联度，尤其需要加强国家中心地区与西伯利亚地区的联系²，以及——相对更加谨慎地——巩固俄罗斯与友好国家的关系。目前俄罗斯的友好国家是白俄罗斯、大多数中亚国家、中国、蒙古、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成员。

“俄罗斯堡垒”政策要求在已经开始的“地缘战略地震”当中，尽可能不干预将要爆发的冲突。在新形势下，直接干预并不起积极作用，反而起消极作用。昔日的殖民国家，尤其是美国，正开始品尝直接干预的恶果，它们正在面对反美主义的增长、以及针对自身领土袭击的增加。上述国家以及其他直接干预者将会变得更加不堪一击，它们只能通过间接手段促进自身发展，提升美国的成本，并促使美国对外政策阶层从战后时期，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全球主义霸权主义的疾病中康复。我们很成功地没有参与目前的亚阿冲突和巴以冲突。但是，我们当然不能重复在乌克兰行动中的失误，如邻国的反俄精英掌权，或是邻国国内局势不稳定。在这个方面，哈萨克斯坦的情况最令人担忧。我们需要与其他友好国家一同做好预防措施。

“通过远东地区进行的‘向东转’战略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因此需要制定一项新的西伯利亚综合战略，它面向未来，但也使我们回忆起开发乌拉尔山脉以

¹ 郑体武译

² 其实，西伯利亚的这一“再开发”似乎是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原地踏步之后才开始的。新的高速公路将会延伸到乌拉尔山脉之外。一条途径伊朗的，连接我国与海湾国家和印度洋的铁路终于开始建设。

东地区的浪漫‘过去’。”

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化”（Сибиризация）是将俄罗斯的精神、政治、经济发展的中心转移至乌拉尔地区和整个西伯利亚地区，而并不仅仅是转移至太平洋地区，且除了北方海路和纬向交通干线外，还加速发展经向干线。中亚国家劳动力资源过剩，但水资源和水密集型产品短缺，因此应将中亚国家纳入这一战略，重振“北方丝绸之路”（Северный шёлковый путь）。

为了有意识地建立新世界，我们需要发掘自身的亚洲根基。伟大的俄罗斯统治者、圣人——“涅瓦王”亚历山大（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大公不仅在萨莱城（Сарай）获得了拔都（Батый）封诰，而且还在蒙古帝国的首都喀喇昆仑（Каракорум）确认了这一权利。1248至1249年间，他游历了当今中亚、西伯利亚南部和蒙古地区。也正是在这一地区，数年后崛起了一位伟大的汗王，也就是后来的忽必烈皇帝、元朝的创立者，他将中国、蒙古、朝鲜以及一系列附属国都收入麾下。我们从马可波罗处了解了他们。也许亚历山大和忽必烈甚至见过彼此。忽必烈之母信仰基督教，且忽必烈的军队中还有从斯摩棱斯克和梁赞召集的俄罗斯士兵。同样地，亚历山大的军队中也有蒙古士兵，亚历山大曾一度试图放弃掌管他们的权力，但仍利用他们抵御来自西方的敌人，这些西方人威胁到了我们如今所谓的“罗斯”身份认同。由此也可见得，中俄关系的历史要比我们一般所认为的深远得多。

如果没有开发西伯利亚和当地数量庞大的资源，面临来自南部、东部、西部的侵袭的俄罗斯不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帝国，甚至很有可能不会在俄罗斯平原上存活下来。彼得大帝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着西伯利亚的资源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商船通过北方丝绸之路经由俄罗斯把丝绸、茶叶从中国运往欧洲，它们所交的税款被用于装备近代俄国军队。

通过姗姗来迟（最好早一个世纪）地完成西方化的、欧洲化的旅程（西方几乎再也没有什么有益的东西可供俄国吸取了，剩下的只有糟粕），我们将保留被后欧洲时尚所摒弃的伟大欧洲文化。如果没有它，我们不可能创立最伟大的文学。而如果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托尔斯泰、果戈里、勃洛克，我们不可能成为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人民。

在当前世界局势中，在社会领域巩固防卫意识、做好保卫祖国的准备，包括做好武装的准备无疑成为了优先项。我们社会中“雪花一代”（снежинок）的数量应该减少，而战士的数量应该增加。这是发展我们应对未来世界所必需的竞争优势——战斗的能力和作战的准备，它促使俄罗斯在艰苦的历史进程中，在对所有方向开放的巨大平原上成功赢得战斗并存活了下来。

当今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一个领域是与“全球多数”国家发展全面关系。俄罗斯另外一个明显的，但尚未成型的目标是与“全球多数”的伙伴国家一同促使西方国家尽可能地从它们已经占据将近五个世纪的主导性地位撤退，促使美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获得的，占据十五年之久的垄断地位撤退至世界体系中更加保守但合理的地位。我们没有必要驱赶它们——考虑到自身发展的现状，西方国家会自行从原有的地位上撤离。但我们必须坚决遏制仍旧强

大的体系的后卫战。几十年之后，也许有可能部分地恢复正常的相互关系，但这并非目的本身。

在全新的多元形态、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的世界，我们应当再提升自身的一项竞争优势——国际主义、文化和宗教的开放性。在教育领域，我们应当尤其关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和文明的语言、文化和生活。在对外政策构想领域，我们不但要鼓励，而且要坚决实施战略再定位，把重心从已经过时的、且已经贫瘠的西欧主义转向另一个世界。

我已经多次写道，必须实施激进的对外政策机制改革——该机制仍在运作，但却受制于官僚主义的和心理上的惰性，受困于恢复毫无希望的、过时的“原状”的潜在侥幸想法而停滞不前。我冒着风险呼吁采取以下措施——那些在西方国家工作的外交人员的收入应低于“全球多数”国家工作的外交人员。最重要的政策方向是与“全球多数”国家一同建立全新的体制，这些体制将能够促使建立全新的世界，能够预防、或者哪怕是冻结世界陷入一系列危机的进程。

联合国是一种过时的体制，是一种被西方机制污染，且后来并未改革的体制。没有必要摧毁它，但是必须在金砖国家（БРИКС+）和上合组织（ШОС）扩员的基础上、在上述两个组织与非洲统一组织（Организация африканского единства）、阿拉伯国家联盟（Лига араб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东盟（АСЕАН）、南方共同市场（МЕРКОСУР）一体化的基础上建立平行机构。在过渡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内建立上述机制的常设会议。

“如果俄罗斯是‘文明中的文明’，那么为什么俄罗斯不能与朋友和伙伴一同着手建立‘组织中的组织’，即未来的联合国的雏形呢？”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是俄罗斯国内发展的主要外部资源、盟友¹和伙伴。应当推动中国海军和战略军事力量的发展，从而剥夺美国的侵略性霸权地位，并促使其相对转移至类似于 1930 年代的、且自然也适用于新世界的结构性新孤立主义地位。

中国和俄罗斯是互补的大国。两国的联合如果能够保持下去，且这种联合是需要达成的，那么在数年内，两国的联合将能够成为建立新的世界体系的决定性因素。令人欣慰的是，现代中国的对外政策思想与我国的相近。

与此同时，消除单边经济依赖应当成为俄罗斯的天然战略，并且通过与土耳其、伊朗、印度、巴基斯坦、东盟成员国、阿拉伯世界、朝鲜和韩国、甚至在未来与日本合作，从而实现中国的“友好平衡”（дружественное 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ие）。防止由美国挑起的朝韩冲突是最大的挑战。上文提到的西伯利亚地区再开发应该成为“友好平衡”的最重要因素。“友好平衡”对中国也是有益的，它将减少中国在欧亚地区的邻国由于中国崛起所引发的担忧情

¹ 原文中使用了“союзник”一词，直译为“盟友”。但中俄两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盟友，2019 年确立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因此更常被称作战略合作伙伴。原文中“盟友”的表达突出强调两国间紧密合作和支持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同盟。

绪。此外，俄罗斯与中国之间友好且接近于同盟的关系、与印度的友好关系、上合组织的发展将有望为“大欧亚”计划（Большая Евразия）的安全、发展与合作体系奠定基础。我希望该体系的建立能够成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正式性目标。

这种战略也可以起到保险的作用，以防止在未来几个和平的世纪内，中国会突然觉醒其历史上的扩张性血脉，尤其是蒙古的基因。此外，需要提醒的是，正是这种基因将中俄两国联结在一起。两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成吉思汗大帝国的后代。对于两国的历史学家来说，阐明这种共同的根源是一项很有吸引力的任务。如果俄罗斯仍然强大，且仍将需要为强大而战斗，如果中国仍将维持爱好和平的大国形象，两国领导人和两国人民仍将增进友谊，那么中俄两国也将成为国际和平与稳定的依托。

印度是俄罗斯建立新的世界体系，以及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另一位天然盟友。印度是“西伯利亚再开发”战略的重要科技和劳动力来源，也拥有接近无穷的市场。俄罗斯最重要的任务是吸引印度参与建设大欧亚伙伴关系（Большое Евразийское партнёрство），目前印度对其或多或少持观望态度。我们不能容许印度在美国的助推下成为不友好的制衡中国的工具，还需要缓和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天然竞争关系。普里马科夫提出的“中俄印三角”构想是实现大欧亚地区相对和平发展的保证。在缓和印巴分歧方面也需付出专门的努力，该问题目前处于俄罗斯外交关注点的边缘地带。同时，需要提醒的是，可能发生热核冲突的最危险的地带之一就位于该地区。目前我们需要数百位印度学专家、数十位研究巴基斯坦、伊朗、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以及研究非洲的专家。此外，我们当然还需要数千名汉学家。

在构建大欧亚战略的框架内，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东盟国家的关注。东盟国家绝不仅仅拥有市场和令人愉悦的、友好的疗养地。约十年后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冲突，而正在退离霸权地位的美国目前对该地区冲突的激化很感兴趣。

我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目前处于十分令人满意的状态。我国与阿拉伯世界的许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埃及、阿联酋、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实际上具有友好关系。俄罗斯的平衡性对外政策有利于稳定被美国积极搅动的动荡地区的局势。中国也开始积极参与这种平衡性对外政策，拉近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关系。

在北美洲地区，我国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全球环境下，促使美国长期性撤退至其理应处于的新孤立主义地位，这一进程已经开始。完全回到二战以前的政治模式是不可能的，也许也是人们不愿看到的。美国对于外部世界的依赖也对其自身形成了压力。一旦美国当代的自由全球主义精英发生更迭，美国甚至将有可能转变为世界体系中一个相对具有建设性的平衡器，就像美国直至 20 世纪下半叶发挥的作用一样。一整套遏制性政策，即昔日的“围堵政策”（旧称 *containment*）是没有必要的，它只会消耗国内振兴所必需的资源。俄美之间没有深层次的分歧。俄美分歧的出现是由于 1990 年代我国的弱势地位和愚蠢行为助长了美国的扩张趋势，使得美国霸权主义情绪增长。美国的国内危机，以及当前美国精英阶层转向后人类价值观导致了美国“软实力”，也就是我们所认为的意识形态影响力的进一步

减弱。目前，应该实施强硬的政治战略遏制性政策（详见下文），为美国转变为正常的大国创造条件。

欧洲曾经是俄罗斯民族和其他许多民族现代化的典范，而它如今正向地缘政治边缘化迈进，并且——希望我的判断是错误的——正向崩溃迈进。欧洲正试图将市场扩张得越来越大，但是其主要领域正在经历道德和政治断层。欧洲首先丧失了基督教精神，目前又正在失去启蒙运动时期的果实——理性主义。与此同时，欧洲官僚机构的对外政策方针一手促使了俄罗斯与欧洲的脱离。我们会感谢欧洲的。

脱离欧洲对于许多俄罗斯人来说是一种艰难的经历，但是该过程需要尽快完成。自然，脱离欧洲不应成为原则，也不应走向极端。但是有关重建欧洲安全体系的讨论是一种危险的空想。安全与合作体系需要建立在未来大陆的框架——“大欧亚”计划内，该计划面向对俄罗斯感兴趣的以及俄罗斯自身感兴趣的欧洲国家开放。

一个重要方面是，应该采取进攻性意识形态政策，而非以往的防御性意识形态政策。从现实政治（Realpolitik）角度看，俄罗斯试图“取悦”西方并达成协议不仅是缺乏道德的，也是适得其反的。是时候公开地捍卫正常的人类价值观，反对西方坚持的后人类价值观，甚至是反人类的价值观了。

积极的和平政策（актив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борьбы за мир）作为俄罗斯主要的指导性对外政策之一，以前就曾在俄罗斯被提出，但却被彼时受苏联口号影响的过时的俄罗斯对外政策制定者否决掉了。并且，该政策的内涵并不仅仅在于反对核战争。长达半个世纪的口号“任何时候都不能发动核战争，核战争中没有赢家”很不错，但是也太过于理想化了。正如乌克兰战争的经验所表明的，这一口号使得在大型战争中使用常规型武器成为可能。而此类战争可能会且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它们对社会具有致命性，与此同时也会越来越“平常”。当然，除非采取积极的和平政策来应对这些战争。

在我看来，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所采取政策的唯一合理目标是显而易见的——解放以及合并乌克兰所有南部、东部，可能还有第聂伯河沿岸地区。乌克兰西部地区是未来商讨的主题。前景乐观的话，可以在乌克兰建立商讨后具有中立地位的非军事国家（需要俄罗斯在当地驻军以保证其中立地位）。这些地区将成为未来不想要俄罗斯联邦国籍，且不想按照俄罗斯法规生活的乌克兰居民的居住地。并且，为了避免边境地区的挑衅行为和不受控制的移民浪潮，我们将效仿特朗普修建美墨边境墙的做法，在边境附近建立“围墙”。

军事政治方面

尽管我们遵循旧有观念，采取了先发制人（虽然有所迟缓）的军事行动来对抗西方，但我们未能预见到敌人会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我们最初就没有积极推行核遏制与核威慑政策，至今仍然在犹豫。正因如此，如果考虑到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带来的损失，这场战争不仅导致了数十万、数百万乌克兰人民和数万名俄罗斯男性死亡，也给全球带来了负面影响。作为实际侵略者，西方却未受到惩罚，这为他们再次发动侵略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我们忘记了核遏制战略的基本原则。常规、人力和经济能力更强的一方会从降低核威慑作用中获益，反之则相反。当苏联在通用军事力量领域占据优势时，美国/北约毫不犹豫地诉诸“先发制人”的概念。诚然，美国是在虚张声势，如果有计划，也只是针对在盟国领土上进攻的苏联军队。美国并不打算对苏联领土发动打击，因为毫无疑问苏联会对美国城市做出反应。

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对核遏制政策的依赖，加速推进局势升级的进程，以使西方信服——当涉及乌克兰的军事冲突时，西方只有三种选择：**第一**，体面地撤退，例如，按照上述条件；**第二**，被击败后逃跑，类似于从阿富汗撤军的情况，并迎来一波难民潮，其中不乏武装分子和极端分子；**第三**，遭受与乌克兰相同的命运，同时伴随着对其领土的核打击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崩溃。

“俄罗斯的惯例是先对欧洲入侵施以毁灭性打击， 随后再与对方协商建立新秩序”

例如，1812 年卫国战争（1812 - 1814 年）期间，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库图佐夫（М.И. Кутузов）和德托利（М.Б. Барклай-де-Толли）先是击退了拿破仑军队，然后在战后签订了《维也纳条约》（Венский конгресс）；二战期间，在斯大林（И.В. Сталин）、朱可夫（Г.К. Жуковым）、科涅夫（И.С. Конев）、罗科索夫斯基（К.К. Рокоссовский）等人领导下，苏联再次粉碎了由希特勒领导的全欧洲军队，并在战后签订了“波茨坦和平协定”（Потсдамский мирный договор，即波茨坦协定）。然而，我不认同以上述方式来终止下一场侵略的观点。如果打算现在签订建立新秩序的协议，那么俄罗斯军队就必须采用核武器扫清障碍，而这无论如何必将带来巨大损失，包括道德损失。因为这将是一场进攻性战争。而应用确凿可靠的核遏制政策和在西乌克兰领土上的安全缓冲区是阻止侵略的最好保证。特别军事行动需要进行直到胜利。敌人必须知道，如果他们不撤退，那么俄罗斯人民的传奇般的耐心将会耗尽，每一位俄罗斯士兵的牺牲都必将用对方成千上万的生命来偿还。

为了防止全球陷入一系列冲突和随之而来的全球核战争，确保俄罗斯的和平复兴，并使其成为新世界秩序的建设者之一，我们需要大幅加强和改进俄罗斯的核遏制政策。关于这方面的许多政策，我在先前的文章和其他材料中已经进行了讨论。尽管俄罗斯的核战略已经预见使用核武器应对广泛威胁的可能性，但现实政策在当前形势下已经超越了这些战略所设定的范围。因此，需要对策略的措辞进行细化和强化，并采取相应的军事技术措施。最重要的是，必须向世界展示我们在极端情况下使用核武器的意愿和能力。

毫无疑问，核战略正在进行现代化改进。我们可以在很多具体的步骤中看出这一点，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将大规模远程导弹系统部署到我们的盟友国家白俄罗斯的前沿地带。这些导弹不仅仅是在危及“国家自身生存”（само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的情况下被使用，而是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被使用。但是，我们在使用核武器的条件上存在政策空白，尤

其是在显然即将爆发战争的情况下，这些空白需要被填补。

通过激活核遏制政策，我们不仅会让侵略者清醒，还将为全人类作出无价的贡献。当前，还没有其他可以预防一系列战争和核冲突的机制。因此，有必要激活核遏制政策。我们将在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НИУ ВШЭ）不久前创建的，由海军上将谢尔盖·阿瓦基扬茨（Сергей Авакянц）和德米特里·特列宁（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教授领导的世界军事经济与战略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мировой во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стратегии）从科学的角度协助推进这一过程。我将仅表达一些需要尽快被加工和落实的观点。

俄罗斯的政策应公开地基于以下事实：北约是一个敌对性集团，北约以往的政策证明了它的侵略性，而且事实上它正在对俄罗斯发动战争。因此，对其进行任何打击，包括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在道义上和政治上都是正当的。这些打击首先针对于积极参与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北约成员国，尤其是新成员国，应必须意识到，在加入该集团后，它们的安全性已经大大减弱，而它们的卖国统治精英已将它们置于生死边缘。我曾多次撰文指出，如果俄罗斯对北约的某个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报复性打击，美国将不会做出任何回应，除非白宫和五角大楼的人是疯子，憎恨自己的国家，并愿意为了保卫波兹南、法兰克福、布加勒斯特或赫尔辛基而摧毁华盛顿、休斯顿、芝加哥或洛杉矶。

在我看来，俄罗斯的核武器战略应以报复性打击来遏制对俄罗斯或其盟友使用生物或网络武器的威胁。美国及其卫星国在核武器领域的军备竞赛应该被阻止。

是时候结束西方强加的关于使用“战术核武器”（тактическое ядерное оружие）可能性的辩论了。在过去的冷战期间，其使用曾在理论层面上被考虑。根据泄露的信息，如今美国战略家正进一步使核弹头小型化，这是愚蠢和短视的，因为它将进一步削弱战略稳定性，而这恰恰是全球核战争爆发可能性的指标。据我所了解的，从军事角度来看，这种做法也收效甚微。

我认为，最好将核弹头的最低当量限制在 3-4 万吨，即一颗半到两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这样潜在的侵略者及其民众就会明白他们所面临的是什么。降低使用门槛和提高弹药的最低当量对于恢复核威慑失去的另一项功能——防止大规模常规战争——也是必要的。华盛顿的战略规划者及其欧洲幕僚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使用非核弹头进行警告性打击之后）在我国领土上空摧毁俄罗斯飞机或进一步轰炸俄罗斯城市将受到使用核武器的惩罚。然后，也许他们自己就会承担起清算基辅军政府的任务。

我们应该修改（包括部分公开）报复性核打击的目标清单，并需要更清楚地考虑我们打算遏制的对象。美国为了满足其帝国野心，打着“捍卫民主”（в защиту демократии）的幌子在越南、柬埔寨、老挝、伊拉克等地肆意屠杀数百万人，侵略南斯拉夫和利比亚，并且不顾一切警告，蓄意将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乌克兰人卷入战争。因此，我们不敢确信，即使在西方国家领土上实施报复性核打击，就能让西方的全球主义统治精英感到足够的威胁。简单讲，哪怕是本国公民的福祉，他们也毫不关心，不会因其伤亡而感到恐惧。

**“或许，应该考虑将西方寡头的聚集地作为第一波，
甚至是先发制人的报复性打击目标？”**

正如上帝为了净化世界，用火焚毁了堕落和腐败的所多玛和蛾摩拉（Содом и Гоморра）（相当于现代对欧洲目标的有限核打击）。另外，《旧约全书》（Ветхий Завет）中还有另一条线索。我们的“波塞冬”（Посейдоны）核鱼雷能够引发类似“大洪水”的海啸。大多数公然推行侵略性政策的国家都是沿海国家，核武器的毁灭性能力使得全球主义统治精英或“深层国家”（глуби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不应幻想能像诺亚和他那虔诚的家族及动物一样，在方舟上获救。

我再次重申之前的言论，提高核遏制的可信度和有效性。这不仅是为了结束西方挑起的乌克兰战争，还是为了在未来的世界体系中，将西方置于一个更加低调，但正如我们希望的，更加合理的位置。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冲突，防止“战争世纪”（век войн）的到来以及它们向全球热核对抗的升级。

因此，无论乌克兰战争的情况如何，我们都有必要不断加大核遏制力度。根据已经采取或计划采取的步骤，我认为，在与友好国家协商后，但不把责任转嫁给它们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迅速恢复核武器试验。首先，我们可以在地下进行核武器试验，如果这还不够，则在新地岛（Новая Земля）试验“沙皇炸弹 2 号”（Царь-бомбы-2），同时我们将尽力减少对本国及“全球多数”友好国家环境造成的损害。

如果这样的示范性核爆炸是由美国发起的，我甚至不会过分抗议，因为这将增强核遏制政策的整体效果。但到目前为止，美国仍依赖于自身相对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实力，暂时没有兴趣提升核因素在全球政治中的作用。

俄罗斯在核武器不扩散领域的官方政策迟早需要改变。过去的政策是有益的：它减少了核武器非制裁性使用和核恐怖主义的风险，但它对许多非西方国家是不公平的，而且早已失效。我们在坚持过去政策的过程中，追随了美国的步伐。美国不仅希望防范风险，还希望避免建立约束其综合实力优势，尤其是海军实力的限制性机制。从历史和哲学上讲，核扩散促进了和平。如果苏联和当时的中国没有获得核武器，后果将不堪设想。以色列获得核武器后，在与其敌对的阿拉伯国家中更加自信。然而，以色列滥用了这种自信，未能走向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道路，现在又在加沙发动了有明显的种族灭绝迹象的战争。如果其邻国拥有核武器，以色列的行动会更加谨慎。印度在进行核试验后，在与更强大的中国的关系中明显变得更加有底气。印巴冲突仍在持续，但自从两国都拥有核武器后，冲突规模已经缩小。

朝鲜的核武器开发增强了其自信心，也提高了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尤其是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疏远，重新恢复与朝鲜的实际合作后。有限核扩散有助于遏制生物武器的开发，核威胁水平的提升也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化运用构成威慑。更重要的是，核武器（包括核

扩散)是恢复失效的核遏制政策的功能所必需的,这不仅有助于预防使用常规武器的大规模战争(参见乌克兰地区),也是为了防止常规军备竞赛。如果潜在对手拥有核武器——更为关键的是,同时还有意愿使用它,那么非核战争就无法获胜。

当前,欧洲“领导者”失去了理智,声称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并呼吁加强武装力量。为了使他们冷静,我们有必要加强核遏制政策,提醒这些煽动者及其听众,一旦俄罗斯与北约在欧洲地区开战,在冲突爆发的最初几天内,许多欧洲国家将面临生存危机。

当然,核武器扩散是有风险的。然而,在全球秩序开始混乱和再分配的情况下,核武器扩散的风险远小于核遏制政策削弱而产生的风险。

“如果没有核多边主义,未来的多极化稳定的世界秩序将不会出现。”

当然,一些国家必须永远被严格禁止拥有核武器,甚至被禁止获取核武器的权力。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实施了种族灭绝,如果它试图获取核武器,就应被视为合法的预先打击目标,并且如果它伸手触及核武器,就应该被彻底摧毁。然而,现在德国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恐怖历史,它通过充当复仇主义国家的角色、成为乌克兰战争的主要欧洲资助者,本身就在挑起这种惩罚。在欧洲,所有参与希特勒入侵苏联的国家都应该担心获得类似的命运。我认为,如果波兰考虑获得核武器,那么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它也无法避免这样的命运。不过,我在此重申,但愿这一切永远不会发生。

中国完全有权利,甚至有道义上的义务,在得到俄罗斯和“全球多数”国家的支持下惩罚日本,因为日本的侵略夺走了数千万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的生命。如果日本试图拥有核武器,他还会对俄罗斯领土进行报复。

中东地区需要稳定的核力量平衡:以色列,如果它能恢复因在加沙的暴行而丧失的合法性。伊朗,如果它放弃了公开宣布的消灭以色列的目标。海湾国家之一或者其联盟可能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合适选择。最被认可和接受的候选国是阿联酋,如果不是它,则可能是沙特阿拉伯以及(或者)埃及。“全球多数”的前列国家在核武器方面的努力必须是有所节制的,需要培养相应的专业人才和精英。俄罗斯可以并且应该分享经验。现在就需要与“全球多数”的领先国家就核遏制政策的本质和现代化改进措施开展密集对话。如果美国希望尽可能和平地从世界霸主角过渡到正常的大国角色,并有意回归到“门罗主义”的核心思想,再次成为拉丁美洲的霸主,那么可以考虑帮助巴西甚至墨西哥获得核地位(如果它们愿意的话)。

尽管我的一些提议可能会引发批评的浪潮,就像去年关于核遏制政策的文章一样,但这些提议对俄罗斯国内及全球战略界都非常有用。它们迫使俄罗斯摆脱了“战略寄生”的冬眠状态。在美国,关于俄罗斯永远不会用核武器回应西方在乌克兰的侵略行为的讨论迅速停止了。随后,人们开始谈论乌克兰战争核升级的危险。在完全失去战略思考能力的欧洲仍然存在问题,但并不十分危险。

下一步,我们需要共同思考。未来我们将在公开场合以及与“全球多数”的领先国家的

专家们的闭门会谈中进行讨论。我们也将与那些清醒了的西方世界的代表进行讨论。最后，我要引用亚历山大·勃洛克那充满希望的诗句作为结尾：“在为时不晚之前——把旧剑归鞘，同志们！我们将成为兄弟！”如果我们能度过接下来的二十年，避免再次经历像二十世纪那样的一个战争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我们的子孙将会生活在一个色彩缤纷、多元文化的、更加公正的世界中。

材料来源

本文编译自“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网站 2024 年 2 月 21 日的评论文章《Век войн? Статья вторая. Что делать》（战争时代？第二篇：该如何做），作者为俄罗斯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教授、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名誉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原文见：<https://globalaffairs.ru/articles/vek-vojn-chto-delat/?ysclid=ltmjvrm6wa317427325>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编译：王艺璇 徐睿迪

选题&审校：杨子桐

区域动态

白俄罗斯

俄白运动员无缘巴黎奥运开幕式游行

据路透社 3 月 19 日报道，国际奥委会（IOC）19 日说，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不会参加 7 月举行的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运动员游行。在俄罗斯 2022 年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获得奥运会资格的运动员将以个人运动员的身份参赛，没有国旗和国歌。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将在塞纳河上而不是体育场里举行，运动员乘船从河上驶过，届时将有大约 30 万名观众。国际奥委会在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后说：“俄白运动员不会参加开幕式期间的代表团游行，因为他们是个人运动员。”但国际奥委会说，除了代表团游行之外，他们将参加开幕式的其他所有环节。

2024 年巴黎奥运会的组织者在国际奥委会作出这一决定后发表声明说：“这一决定是持有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护照的运动员不作为代表团、而作为个人运动员入选的合理结果。”反对俄罗斯参加巴黎奥运会的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

国际奥委会说，预计将有 36 名俄罗斯运动员和 22 名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巴黎奥运会，而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俄罗斯运动员有 300 多人，白俄罗斯运动员有 100 多人。

来源：<https://www.reuters.com/sports/russians-belarusians-will-not-take-part-paris-games-opening-parade-teams-ioc-2024-03-19/>

面对北约演习，白俄罗斯开始全面战备检查

据俄新社 3 月 11 日报道，白俄罗斯国防部在“电报”社交平台上宣布，白俄罗斯武装部队开始进行全面战备检查。据报道，白俄罗斯国防部指出，各部队人员应开赴指定区域，进行一系列演习和操练，包括射击。在战备检查期间计划调动军事装备，当局可能会临时限制民用交通工具在公共道路和某些区域通行。

据报道，白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维克托·古列维奇说，由于北约将在白俄罗斯边境附近举行“坚定捍卫者”演习，因此白俄罗斯军队非常重视战备工作。

报道称，1 月底，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克里斯托弗·卡沃利表示，北约正在启动“坚定捍卫者”演习，这是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演习将动用 9 万名军事人员，持续数月。波兰宣布将派出 1.5 万名军人参加演习。波兰是演习主办国之一，其领土上部署了大量北约士兵和装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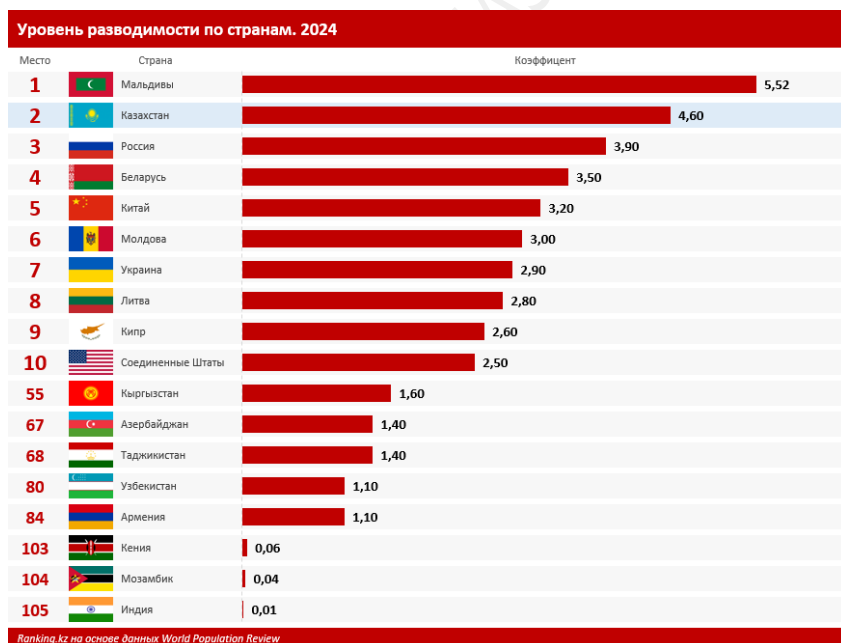
来源: <https://ria.ru/20240311/belorussiya-1932269256.html>

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离婚率仅次于马尔代夫

2023 年的 12 个月中, 哈萨克斯坦有 12.09 万对夫妇登记结婚, 比上一年减少了 6%, 创下该国历史新低。在此之前最低的结婚数量出现在 2008 年, 有 13.5 万对哈萨克斯坦夫妇登记结婚, 但当时全国人口还不到 1600 万, 而现在已经达到 2000 万。因此今年的数据为 19 年来最低。

根据 Petrelli Previterra 的数据, 截至 2024 年 3 月, 哈萨克斯坦离婚率仅次于马尔代夫 (每 1000 人中有 4.6 人), 位居世界第二。哈国专家表示, 造成该国离婚率高的主要原因包括亲属介入 (61%)、缺乏道德约束 (41%)、离婚程序简单 (25%) 等。



去年 2 月哈萨克斯坦家庭与性别政策研究中心的专家进行的一项调查也显示, 哈萨克斯坦的城市结婚率正在下降, 与此同时民事婚姻普及率开始上升。在该项调查中, 哈萨克斯坦人讲述了他们决定离婚的主要原因, 包括酗酒和吸毒、家庭暴力、出轨、赌博和非传统性取向等。

来源: <https://ranking.kz/reviews/regions/kazakhstan-po-chastote-razvodov-ustupaet-tolkomaldivam.html>; <https://www.petrellilaw.com/10-leading-countries-with-the-highest-divorce-rates/>

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访华并参加首次中哈外长战略对话

3 月 29 日，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努尔特列乌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参加了首次中哈外长战略对话会议，双方就政治、贸易、经济、投资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展开讨论，回顾了两国高层达成协议的执行情况，高度评价了中哈关系在各领域的发展态势。哈方强调，2023 年中哈贸易额增幅超过 30%，达到创纪录的 410 亿美元，中国也据此成为哈萨克斯坦最大的贸易伙伴，在此背景下，双方应进一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内促进经济、运输和物流等领域的合作。中方也表示，哈萨克斯坦是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权威战略伙伴，中方愿全面加强和增进双边合作，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还指出，去年 11 月份生效的互免签证制度对于加强地区间合作、部门间互动和人文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来源：<https://www.gov.kz/memleket/entities/mfa/press/news/details/738075?lang=en>

拉脱维亚

北约战斗机首次从利尔瓦尔德机场执行任务

3 月 1 日，为了拦截靠近波罗的海国家领空的俄罗斯军机，北约战斗机首次从拉脱维亚利尔瓦尔德空军基地(Lielvārdes gaisa spēku bāze)起飞，在波罗的海国家领空执行巡逻任务。在拉脱维亚首次接管波罗的海空域维护任务的当天，拉脱维亚空军控制和报告中心收到消息称在拉脱维亚海岸附近海域发现非盟军飞机。该信息被传递到位于德国的北约作战中心，该中心下达命令，派遣刚刚开始利尔瓦尔德基地执行任务的德国战斗机升空，以识别和拦截未知飞机。

来源：https://www.lsm.lv/raksts/zinas/latvija/01.03.2024-nato-iznicinataji-pirmo-reizi-devusies-misija-no-lielvardes-lidlauka.a545117/?utm_source=lsm&utm_medium=theme&utm_campaign=theme

拉脱维亚外交部长卡林什辞职

3 月 28 日，拉脱维亚外交部长卡林什(Krišjānis Kariņš, 新团结党)因担任政府总理期间违规使用总理专机辞职。卡林什于 2019 年 1 月 23 日至 2023 年 9 月 14 日担任拉脱维亚政府总理，自 2023 年 9 月 15 日起担任拉脱维亚外交部长。卡林什自 2018 年新团结党成立以来一直担任该党主席，并作为今年欧洲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在“新团结”名单中排名第二。在担任总理的四年期间，卡林什乘坐私人飞机出访 36 次，花费超过 130 万欧元，其中超过 60 万欧元来自国家财政，超过 70 万欧元由欧盟承担。此次针对卡林什的调查由国家审计署和总检察长办公室启动，并移交给拉脱维亚预防和打击腐败局(KNAB)进行，以调查可能存

在的大规模财政资源浪费问题。据拉脱维亚现任总理西林娜 (Evikas Silina, 新团结党) 当天透露, 卡林什将继续参加欧洲议会选举。

来源: <https://www.lsm.lv/raksts/zinas/latvija/28.03.2024-turbulence-valdiba-karins-specreisu-del-demisione-no-arlietu-ministra-amata.a548299/>

波兰

波兰农民组织游行反对欧盟针对乌克兰的农产品进出口政策

2024 年 3 月 20 日, 波兰农民再次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大规模抗议活动以表达对欧盟环境政策以及乌克兰出口农产品的不满, 这是自上个月抗议活动开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警方估计约有 70,000 名抗议者参与了 570 个地点的游行封锁行动。此次抗议行动导致通往首都华沙等主要城市的道路以及与乌克兰的边境口岸被封闭, 严重影响了当地的交通和日常生活。尽管总理唐纳德·图斯克已与农民领袖进行了会谈, 但农民们表示, 除非政府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否则他们还会继续封锁更长时间。波兰农民领袖还指出政府尚未兑现解决问题的承诺。在此背景下, 欧洲议会宣布与欧洲理事会达成协议, 将乌克兰对欧盟农产品出口的进口关税和配额暂停延长一年, 同时采取了对欧盟本土农民的保障性措施。这一协议可能会对当前农民的抗议活动产生影响, 但具体情况仍需进一步观察。

来源: <https://notesfrompoland.com/2024/03/20/tens-of-thousands-of-farmers-join-blockades-around-poland-in-largest-protest-so-far/>

俄罗斯

普京以 87.28% 得票率赢得 2024 年俄罗斯总统大选

3 月 21 日, 俄罗斯联邦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埃拉·帕姆菲洛娃在委员会会议上宣布, 现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最近的国家元首选举中的最终得票率为 87.28%, 有 76277708 人投票支持他。

其余三名候选人的得票率分别为尼古拉·哈里托诺夫 (俄联邦共产党) —4.31%; 弗拉季斯拉夫·达万科夫 (新入党) —3.85%; 列昂尼德·斯卢茨基 (自由民主党) —3.2%。此外, 还有 1.36% 的选票被认定为无效。

俄罗斯塔斯社称, 普京的胜选创造了历史: 2018 年选举中, 他得到了 76.69% 选民的支持, 2012 年为 63.30%, 2004 年为 71.31%, 2000 年首次参加总统选举时仅为 52.94%。

来源: <https://tass.ru/politika/20303683>

俄罗斯莫斯科州一音乐厅发生恐怖袭击事件

当地时间 3 月 22 日晚，俄罗斯莫斯科州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市的克罗库斯音乐厅发生恐怖袭击事件。袭击发生在 Picnic 乐队演出开始前，一群武装人员闯入大楼并向人群开枪射击，随后大楼内发生爆炸并起火。

根据莫斯科州卫生部数据，袭击共造成 140 人死亡，其中包括 3 名儿童。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宣布对此次事件负责，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第一时间表示此事与乌克兰无关。随后俄罗斯安全部队逮捕了 11 名嫌疑人，其中 4 人是恐怖袭击的直接实施者，均为塔吉克斯坦公民。目前，事件调查委员会仍在进行对被逮捕者的调查行动，以查明更多具体信息。

来源：<https://tass.ru/terakt-v-krokus-siti-holle>

乌克兰

法国总统马克龙重申不排除向乌克兰派出西方军队

继法国国会象征性投票通过法国和乌克兰 10 年双边安全协议后，3 月 14 日马克龙接受了法国国家媒体采访。当被问及西方究竟是否会向乌克兰之间派兵时，他回答暂时无此必要，但未来不排除该可能性。马克龙没有直接解释什么情况下法国会派兵，而是指出这取决于莫斯科方面，并强调法方不会带头进攻。他认为如果欧洲现在就示弱，那就相当于已经失败了。2 月 26 日在巴黎乌克兰峰会上马克龙提出存在派兵可能性问题引起了德国、波兰等欧洲国家反对。

来源：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4/03/14/france-macron-ukraine-troops/0adde5fa-e223-11ee-95aa-7384336086f3_story.html